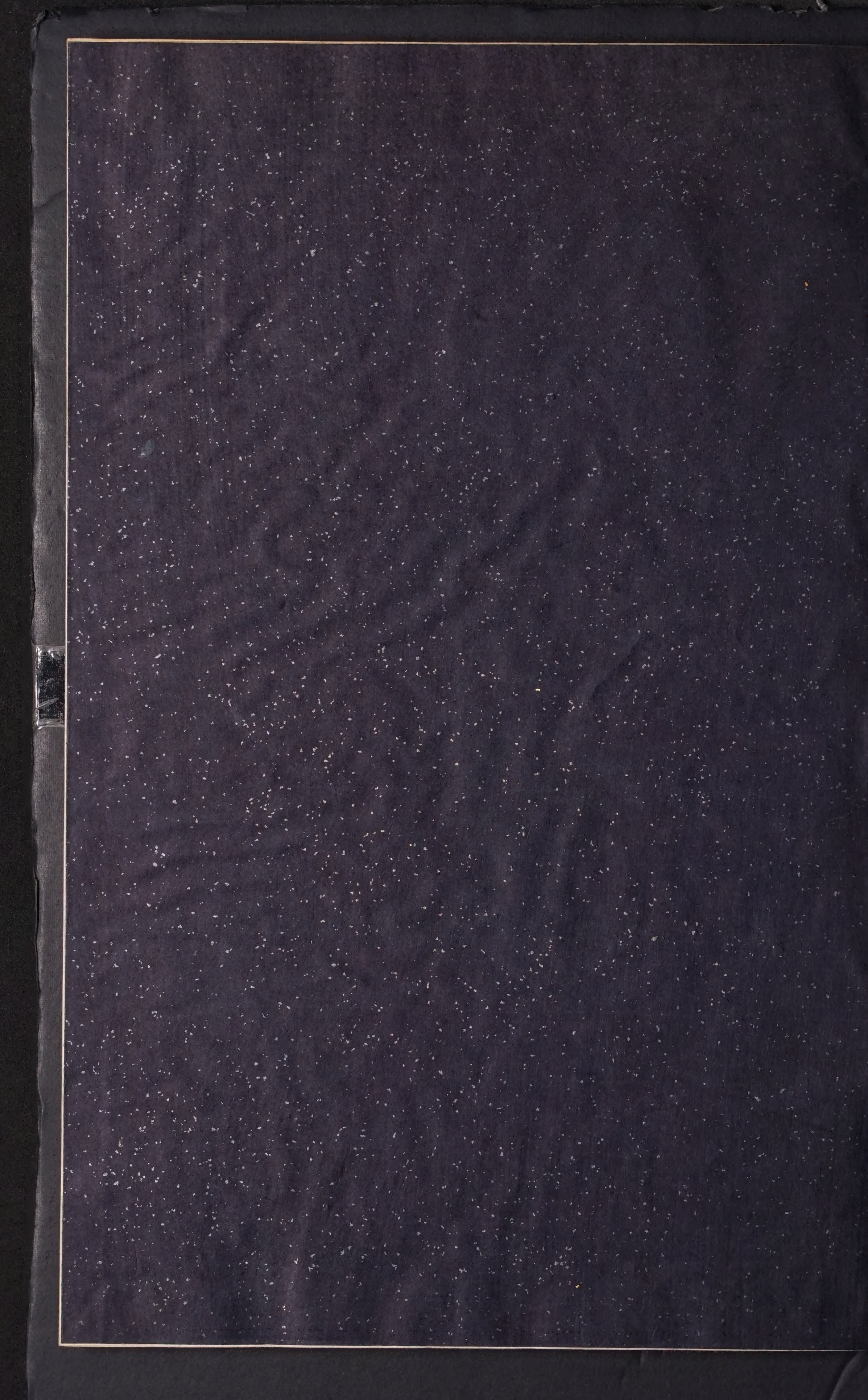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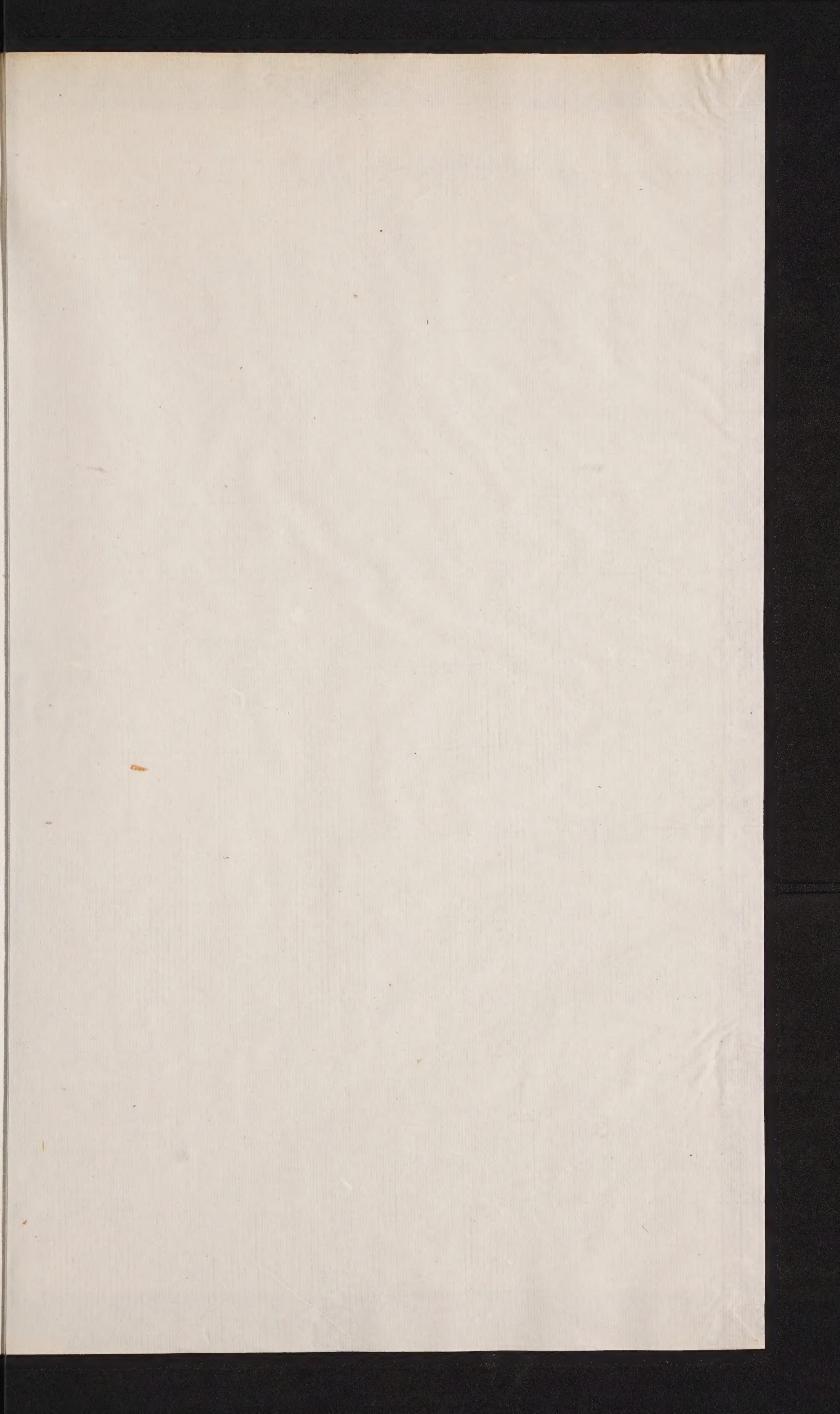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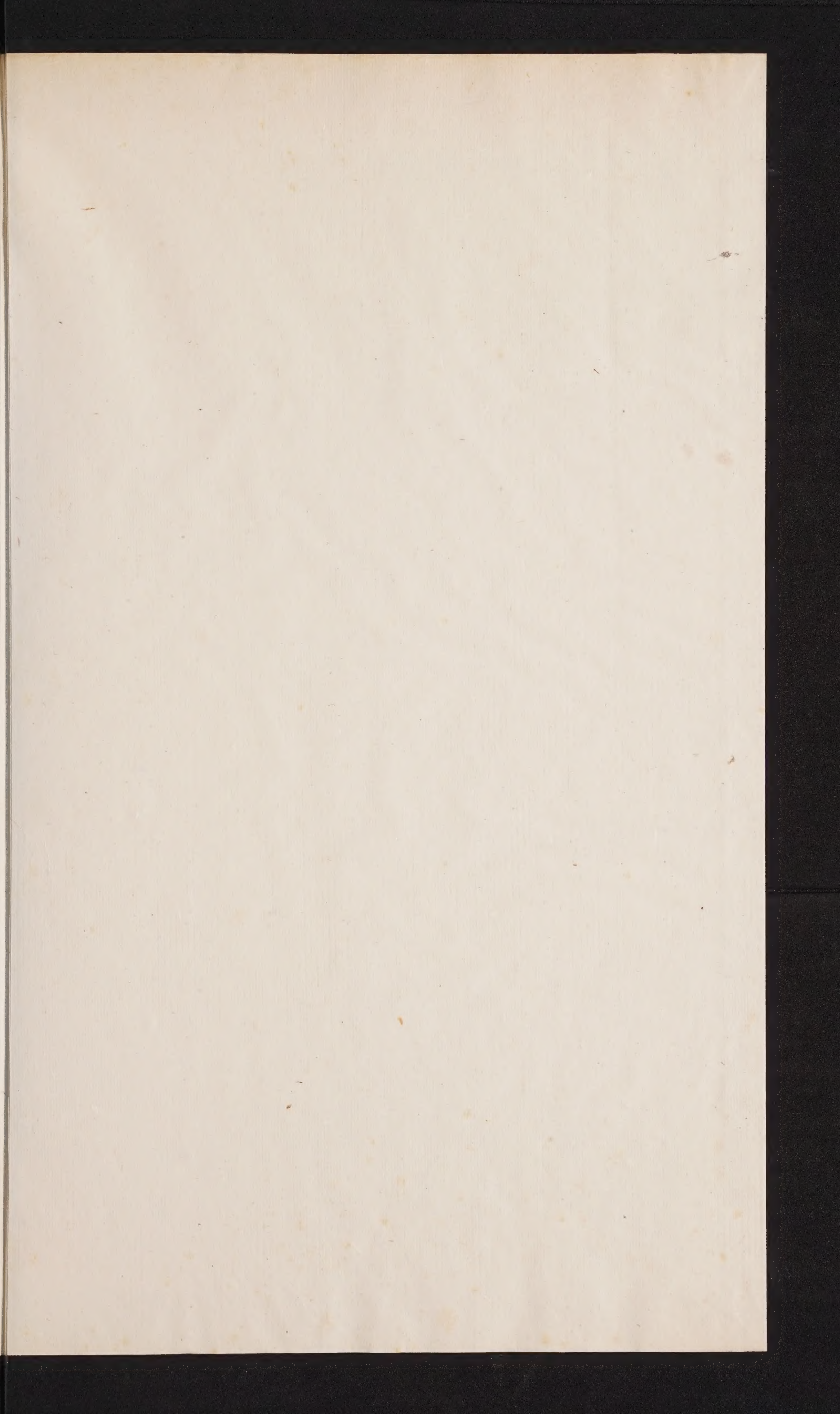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六

養太子上

○易蒙以養正聖功也

臣若水通曰蒙卦上艮下坎山下出泉泉之始達知物之初生穉小蒙昧未發故謂之蒙在人則赤子之心去正未遠未發之中也於此而養其本體之正最易爲力正者人心之本體所謂天理與聖人一者也教人者欲其至於聖也然至知誘物化之時而失其正其去聖遠矣自其蒙穉純一未發之時而養之發其良知堅其良能以充其本體天理之正

正則可聖美大聖神以漸而至矣故記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正謂此也夫人豈不可爲聖耶教之者之責也太子天下本尤不可不早養也人君重其社稷宗廟之托則所以養其太子之正者亦必有道矣

○書虞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命夔典樂教養胄子之言也夔舜臣也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志者心之所之也詩者言

成文者也歌者言之長短也聲者五聲宮
商角徵羽也律者十二律黄鍾太蔟姑洗㽔
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
也帝言以樂變化冑子使凡直者不可不足
於温寛者不可不足於栗剛者不可過於虐
簡者不可過於傲所以抑揚進退以歸於中
正之德也然必有中和之樂乃可以養其中
和之德故必有詩歌聲律以和人聲爲作樂
之本然後可被之八音而成樂也心有所之
必形於言而成文故以詩而言其志既形於
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以歌而永其言既有

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以聲依歌永而作如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　八抑考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

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是故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才其功效神速教養太子之具未有切於此者賈誼亦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教諭與選左右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合是觀之樂以養之左右以輔之故太子乃生而近正人聞正言見正事聽正聲然而不正者未之有也後之爲教不過記誦書札之間無乃導欲益偏爾於德性何補於身心何益程顥曰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

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
今皆無之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
難可勝嘆哉伏惟
聖明留神念君德太子不可不預養之訓思禮樂
百年可興之期脩復先王之舊以爲教養之
本天下幸甚

○商書伊訓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水通曰此伊尹舉成湯教養太子之事
告太甲也敷廣也俾使也輔佐也後嗣謂太
甲也且文述成湯之脩人紀以至于有萬邦
造大業之難如此然所以守大業於無窮者

惟在太子故又言成湯廣求賢人使輔于爾後嗣蓋太子者天下之根本宗社之所由係以長短者也故太子善則大業定宗社固矣伊尹此言眞可爲萬世人君教養太子之法矣

○詩周南麟趾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

臣若水通曰麟趾美文王公子也而曰麟之趾振振公子者何邪蓋言文王后妃有仁厚之德故和氣薰蒸而公子亦化於仁厚猶麟性仁厚而其趾亦仁厚不踐生草不履生虫也是故仁厚者其所以教養太子之本乎故

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仁仁厚者即天地生生之性也人君教養太子誠有以養其仁厚之心天地之性無驕縱刻薄之風則國家元氣有所培植而天下之大本正矣此社稷生民之福也後世之君見不及此輔養太子付之非人如始皇以趙高傅胡亥所見者刑殺之事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殺人漢文以晁錯傅景帝所學者無非刻薄之術故景帝方在青宮格殺親戚豈皆其性惡哉輔之者非人養之者非其術也然則人主欲教養太子必內有文王后妃仁厚之化外

有端正格心之人內外夾輔使之見正事聞
正言行正道則帝王德器有所成此聖人之
教也
○禮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
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竪之御者曰
今日安否何如內竪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
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
竪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
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
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行
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

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又曰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臣若水通曰文王之爲世子也問安視膳武王之爲世子也帥而行之真足以爲萬代世子之法及成王幼而周公相又抗其法於伯禽以教之真足以爲萬代教世子之法然而文武之所以行周公之所以教亦曰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夫其所謂道即天理爾豈嘗

外於人偏哉

○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臣若水通曰學謂教也以時教學者所以效天地之變化也干戈者武舞也羽籥者文舞也鼓南者以鼓節二南之詩也誦者口誦樂歌之章也弦者以琴瑟播夫詩章也禮者經禮曲禮之文也書者三皇五帝之紀也凡此

皆學之事也曰小樂正曰大胥曰籥師曰丞曰胥曰大師曰執禮者曰典書者皆學之官也於東序於瞽宗於上庠皆學之地也世子於春夏秋冬而無不學之時如此若學士者皆將有輔世長民之責者也故亦使之學世子之所學焉噫先王教養太子之法不失其時如此後之人君於太子之幼則姑息不教至於習惡成性害其身以墮先王之大業豈不可惜哉

○文王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内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

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

臣若水通曰養太子者養其成性而已矣禮也者理此者也樂也者樂此者也禮樂備而內外一而云脩內脩外則各言其類也爾矣故五禮六樂無一而非性也禮樂交脩成性存存存中發外成性之體用備矣恭敬温文內敬而外恭內温而外文內外合一而君德成矣先生之教世子豈責之以所無哉亦使之勿壞其成性而已矣

○文王世子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

養世子不可不愼也

臣若水通曰君謂世子之父也其於世子以親而言則爲世子之父是可以教父道矣以尊而言則爲世子之君是可以教君道矣世子知爲君父之道則可以父母君長乎百姓而能保天下也世子也者繼君而保天下者也故養不可不愼也立君父之道以保天下也可不愼乎

○文王世子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

之道得而國治

臣若水通曰學謂教之也父子也君臣也長幼也三者人道之大也君所以建極於天下者也教世子所以立極也故不知子之道則不知父之道矣不知臣之道則不知君之道矣不知幼之道則不知長之道矣故不學則不可以爲君父長上矣可不重乎

○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臣若水通曰寬裕慈惠温良恭敬中和之德也以爲子之師慈保母養之以中和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故蒙則有子師慈母保母長則有師傅保之臣則太子不能以不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先王養子之禮也爲人君愛其子愛天下者可不重乎

○祭義君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

臣若水通曰四學者虞夏商周之學也有小學大學天子之學建于王宮者小學也建于國都者大學也是故天子之元子八歲則入小學十有五歲則入大學其入于學也與同

學者齒焉而莫之或異夫學所以明人倫
也太子而齒于人所以教其孝弟之行養其
謙冲之德遏其驕侈之心也有天下深長之
慮者宜於此而求之
○哀公問孔子曰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
臣若水通曰子者傳先君之後以為天地宗
廟社稷之主故不可不敬也知敬之則必教
之矣故古之聖帝明王必於其太子而預養
之敬之至也彼漢唐庸君甘心於巫蠱之禍
逞意於誅夷之慘詎非先王之讐賊天地宗
廟社稷之罪人乎孔子斯言雖以警哀公寔

足爲萬世之法也

○國語晉語士蔿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又曰夫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

臣若水通曰士蔿晉大夫劉累之後隰朋之子子輿也貳副也棟成謂太子之名位已定而更其制使將兵危之道也明王教養太子所以重宗社承天心也獻公溺於驪姬之讒

分申生以土而官之又使之將下軍以伐翟
豈非責以難能置之危地以陰爲易嫡之謀
乎夫天下如大厦也太子如大厦之棟也棟
成而易焉大厦將顛矣棄人滅天忘宗亂紀
無甚於此聞士蔿之言可不戒哉

○晉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
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籧篨不可
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
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
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
可俟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

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主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玟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籧篨蒙

璆侏儒扶盧矇瞍脩聾聵司火僮昏嚚瘖僬
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
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
臣若水通曰陽處父晉大夫陽子也諡文公
子襄公名驩篨偃人不可使俛戚施僂人不
可使仰僬僥長三尺不可使舉重侏儒短者
不可使抗援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瘖不
能言者耳不別五聲之和曰聾生而聾曰聵
僮無知者昏闇亂也言質性將自善而賢良
之傳贊道之則其成就可立竢也娠有身也
不變不變動也少小也溷便也豕牢廁也二

虢文王弟虢仲虢叔也刑法也二蔡文王子
太姒文王妃詩大雅思齊之二章八虞周八
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南宮名适蔡蔡公原原公辛辛甲尹尹佚皆
周太史周周公召召康公畢畢公榮榮公億
安也八疾謂籧篨至僮昏也宗公大臣也恫
痛也不入謂不入於道也直主也言主擊鍾
蒙戴也璆玉磬也不能俛故使之戴磬扶緣
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爲戲也能才也卬迎
也言川有原因開利迎之以浦然後大也夫
古之明王太子乃生立師保傅三太三少先

後左右之必曲盡輔翼之法以引導焉故太子乃生而聞善言見善行行善政故習與性成不能不善也若胥臣之所陳亦詳且明矣然必曰質將善而賢良賛之乃可濟爾豈其然乎孔子曰有教無類易曰童蒙吉亦在有教教之於早焉爾有天下宗社之計者不可不以此爲先務也

○楚語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

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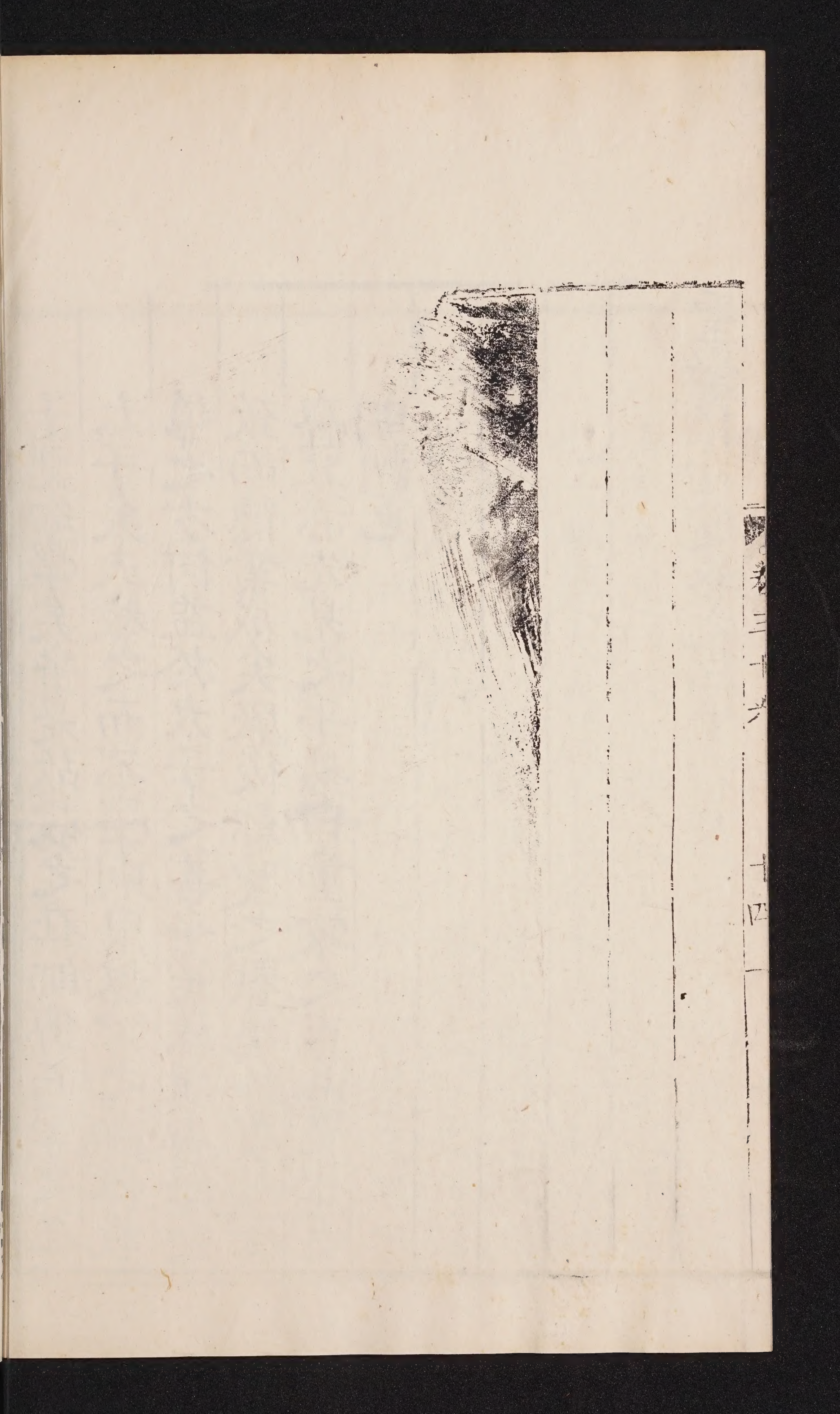
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動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

興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赧

臣若水通曰莊王楚成王之孫穆王之子旅也士亹楚大夫箴恭王名朱堯之子封於丹均舜之子封於商啓禹子也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太甲湯孫太丁之子不遵湯法伊尹不能正放之於桐管蔡文王子周公兄也叔時楚賢大夫申公也煩亂也世先王之世系也令者先王之官法時令也故志謂前代之書訓典五帝之書攝固也徹通也夫子指太子退讓退也不與否同夫莊王使士亹傅太子其知教美乎士亹謂善在太

子其知學矣乎是故教之在師傅而學之在太子矣夫教之而不學則申叔時之論雖教導之方何益於太子之善乎是故教與學交致而德業成矣厥後鄢陵之戰幾於覆楚士亹其亦先見之乎易曰童蒙之吉此聖學之明訓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六終



養太子下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

○漢文帝六年賈誼曰夏殷周爲天子皆數十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仁孝禮義

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則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臣若水通曰刑獄者天地肅殺之氣也人君

陰慘之政也刑官不得與於祭齋則不行刑
懼其氣之感也顧可使太子親其事而近其
人乎太子始生輔之以正猶懼不正況習與
不正者處乎此賈生以此而決秦之所以不
二世而亡也秦之覆轍未遠漢文之教太子
猶不知鑑焉何哉

○漢昭帝元鳳四年初衛太子之子史皇孫生子
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
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獄丙吉受詔
治巫蠱獄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
辜擇謹厚女徒令乳養曾孫置閑燥處曾孫高

材好學然亦喜游俠以是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者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册光與丞相敞上奏曰武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迎曾孫即皇帝位

臣若水通曰丙吉護皇曾孫於艱險之時必擇謹厚女徒養之得蒙以養正之道矣皇曾孫高材好學行安節和恭儉仁慈教

養之功不可誣也及立爲宣帝漢室復興焉

傳曰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其丙吉之謂乎向非吉之仁則漢統絶矣何望乎中興之業哉

○漢光武建武十三年光武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

臣若水通曰太子天下本本正而天下正矣故素教預養之者不可以不正光武因皇太子問攻戰之事戒之以孔子不對問陳之事豈亦養之以正者哉然上之建武求平之政爲

東都首稱君子皆歸於養正之功焉

○漢光武建武十九年六月上以沛國桓榮爲議郎使授太子經榮辯明經義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帝使左中郎將汝南鍾興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賜興爵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

臣若水通曰世祖天資雖美非知帝王教養太子之道者也其使以桓榮授經太子特加賞賜鍾興授春秋而賜以侯爵且追封其師丁恭尊師教子之禮亦隆矣所惜者二臣徒事

章句口舌之間而無格心一德之道其於世祖不有負哉使世祖而知學尊嚴光以爲之師則懷仁輔義之學必能成太子之德業而漢爲三代矣

○漢光武建武二十八年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傅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臣若水通曰古者三公不惟其官惟其人傅太子之官亦當如之所謂其人者必如伊傅之一德斯可矣光武善張佚之言而以佚為太傅若佚者固知其正直矣然正直而不聞道者有之也帝豈知佚為其人而以應對之間遽取之哉若佚者以為諫議大夫可也若敷求哲人以稱其任有嚴光在焉

○漢昭烈章武三年詔勅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爾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

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臣若水通曰古之明王所以教養太子者亦惟傅之以正人命之以正言而已昭烈病革命太子父事丞相亮是養之以正人也又言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是以養之以正言也使能體先帝之德意而親賢去佞爲善去惡何恢復之業不可圖哉柰何孔明不禄黄皓用事曾不旋踵遂爾覆宗嗚呼何以見其先人於地下耶謹錄之以爲嗣君顛覆典刑者之戒

○晉元帝大興元年帝以賀循行太子太傅周顗

為少傅庾亮以中書郎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臣若水通曰韓非刑名之學也王衍何晏祖尚其說已致禍亂元帝中興亦可監矣顧乃教誨太子以韓非刻薄之書庾亮雖諫以止之特救弊補偏者爾使進丹書之訓則刑名邪說不能入矣三代教養太子之道不講中原不復有由然哉

○陳宣帝太建五年周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且春秋

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循皇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

臣若水通曰古之養太子者必有師友之臣所貴師友在正人所貴正人在道德故道德由師友有之其任豈不重乎後之太子之官三太三少非無師友之名但惟其官不惟其人至有學術不齒於庸人者望其成太子之德豈不難哉 臣請以此廣孝伯之說

○陳宣帝大建八年尚以左民部尚書江總爲詹事吏部尚書孔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

導之職

臣若水通曰古之教太子之道有師保傅之官師者道之教訓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而文華不與焉若江總浮靡之士豈輔養太子者哉孔頴之言是矣但謂太子文華不必豈藉於總然則文華不足者可藉總邪於是乎猶惜其信道不篤而未知乎三代之學不在文華而文華適爲聖學敦本之累也故教太子不以三代之法鮮有不敗德喪邦者矣此可以爲人君愛養太子者之鑒

○唐太宗貞觀七年十二月帝謂左庶子于志寧

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
苦情僞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
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
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
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
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疋
臣若水通曰禮云禁於未發之謂豫發然後
禁爲力難矣故三代明王之教太子必有師
傅教之道德禮義陳善以閑其邪所謂禁之
於未發也發而後諫斯爲下矣惜乎太宗不
知而于杜諸人學不足以及此無怪乎太子

承乾嬉戲虧禮而卒於見廢也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先拜三師三師答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三師書前後稱名惶恐黃門侍郎劉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稀伏願少抑下流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上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宮與太子遊處談論

臣若水通曰自古帝王擇師傅以授太子固有定法太宗定太子見三師儀所以養其尊

師重傅之誠可謂善矣然不於立承乾之日而於更立晉王治時要亦有所懲而至是始悟也柰何治竊太子之位縱欲崇侈乞優供給雖劉洎褚馬諸賢日與遊處談論亦不能消其逸志吁哀哉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嘗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臣若水通曰太宗因事而誨太子可謂愛之深矣然而太子之未善者豈亦身教之未至耶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七月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棋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太子嘗欲諫宮市事叔文以不宜言外事止之由是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以進日與

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鎭或陰進貨
幣與之相結

臣若水通曰賈誼云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
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三代之所以
長久也夫養太子以正猶恐不正而况教之
以不正乎德宗之於太子使小技博奕之群
小輩進教之竒巧可謂正事乎上宮市之諫
以爲不言外事可謂正言乎陰受貨幣而不
以爲非可謂正道乎死友十人皆輕佻不逞
之徒以若人而與之前後左右可謂正人乎
然則順宗之不肖德宗養之也可以爲萬世

養太子者之戒矣

○唐憲宗元和元年夏四月元稹上書勸上早擇脩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爲太宗自爲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疎賤至於師傅之官非眊瞶廢疾不任事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爲之其友諭贊議之徒尤爲冗散之甚搢紳皆耻由之就使時得僻老儒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傅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illegible]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臣若水通曰元稹勸憲宗擇脩正之士使輔道諸子是矣至引太宗之事爲比則非也夫太宗開館延賢先儒固已論其非况所講者又不過文籍而已亦何益哉使知有格物窮理之學則不致蹀血之禍矣是故人君欲養太子者必擇正人論正學夫然後可以輔成其德也

○宋理宗開慶元年六月立忠王禥爲皇太子帝家教甚嚴太子鷄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

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復講率爲常

臣若水通曰養太子之道必擇正人以左右之薰陶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博之詩書以發其良知參之幾事以宏其大用是故人已交脩內外夾持而後德業合一並進也理宗之教太子之嚴如此然究其所講文義爾至於朝夕問安則亦庶乎文王世子之道不可誣也雖然觀度宗嗣位之日惟拱手於賈似道之權奸則昔日之所養可知也宋室之日淪於亡其亦不講於三代有道之長教養太子

之法然哉

○賈誼新書曰殷周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暴也其故可知也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

臣若水通曰師保傅皆與太子遊處者也傅者傅之義理太傅以身少傅以言申教之也師者教之德行物則民彝皆懿德也保者保其身體起居動息皆天理也其歸於行義道德一也而皆得其人以脩其職焉太子之德業其有不成而治化其有不長乎

○宋儒程顥曰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

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亦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臣若水通曰易云蒙以養正言養之於初也又云立不易方言養之於常也初則易入常則不變易入而不變則可以成性矣此程顥之論雖爲常人言亦可爲教養太子之法者歟

程頤論經筵劄子箚云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其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禀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

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遊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

臣若水通曰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教養太子之上策而規諫不與焉然非得盛德之士動物之誠者不可也故三王之養太子必先其人焉書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蓋以此也若徒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則亦何益之有夫人皆能之又奚必擇其人爲

哉是以國家以養太子爲先以擇賢德爲急

矣伏惟

皇上講學之際一留念焉

○程頤上太皇太后書云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

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

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

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

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

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

可得也

臣若水通曰敎子者以豫爲貴盖人之心

恒主於先入之言也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此之謂也夫人少之時天性未鑿知思未有所主道之正則正矣正則邪不能入矣故君子豫之爲貴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是蒙不可以不養也況夫太子天下之本也生民利害之所關社稷存亡之所係尤不可以不養伏惟

皇上爲社稷重之

○國朝洪武　正月戊寅劉基陶安言於

皇祖曰竊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皇祖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
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辟猶求登高岡而卻步
渡長江而回楫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
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
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
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
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效彼
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
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勳德老臣兼其職老臣舊
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叅用夫舉
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

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
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
臣若水通曰太子固貴乎善養而善養莫
先於親賢尊禮師傅所以啓沃其心也講習
經傳所以開發其心也博通古今識達機宜
所以擴充其心也帝王之學心學也其心一
正則天理日以流行國體日以諳練天下事
物皆其度內而無難理者矣
皇祖治天下深重國本是以立東宮官擇老成以
輔導之大本立而大治成矣

今日所以久安長治者豈不有在於此乎

○七月戊子

上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脩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脩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何可不戒哉

臣若水通曰

皇祖謂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與公卿士庶人

之子係一家之成衰者不同至哉
聖心乎大哉
聖言乎盖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身身之本在心人若能務學以格物則知至
而意誠心正而身脩家以之齊國以之治天
下以之平宗社隆長生靈樂育有必然者君
若不能豫養於平日至於繼體宴安之
餘縱欲敗度安𢇁利災
皇祖所謂不但一身一家宗廟社稷之不保天下
生靈之受殃者豈能免哉
○洪武七年正月

上召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

上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鼎彝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爲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見詖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途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之時必道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可以副朕所望

臣若水通曰太子固天下之重器而聖德尤

天地之至寶也必得至寶然後可以成重器

矣我

皇祖諭太子宮臣之言教養太子之道備矣是故

寶愛重器在於涵養涵養本原在於親賢故

必輔以端人正士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

不見詖行便嬖近習不入其聰明如是則道

心有所養而德性有所成所謂天地之至寶

在太子之身矣此

皇祖眷眷諭宮臣而以三代望其後也歟

○天順二年禮部請

太子出閣讀書

英宗皇帝召學士李賢曰卿可定擬講讀等官卿宜時常照管且曰先讀何書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然及擬講讀官將二十人

上一一品其人物皆當其才

臣若水通曰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記稱教世子必以禮樂立之師傅古之慎教太子如是之重也

英宗欲教太子詔李賢而惓惓焉以擇人講讀爲務其慎教之心可謂至矣其垂裕之道可謂盡矣

聖子神孫其以先德爲念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七終

嚴內外上

○易家人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臣若水通曰程頤云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臣謂內外男女之大限也遠別也男之剛健中正制義於外正也女之柔順中正嚴肅於內正也男女者天地之象也男女正則一陰一陽之爲道一剛一柔之爲德天地之大義也治天下者觀于家治家者觀于內外之正

而已人君欲正家者在嚴其大限之分焉

○睽彖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道以異而同一於同者未有能同者也故睽也者合之地也不睽則不能合矣故天高地下睽也上降而下升其化育則以睽而成也男剛女柔睽也男倡女隨而其志交感以睽而通也萬物散殊睽也然均稟同氣則以睽而類也聖人以三者而贊睽時用之大如此齊家而嚴內外之限睽也睽則內外相維而家正矣不睽則內外無

別而家亂矣人君觀睽之道則知齊家之方矣

○詩大雅緜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

臣若水通曰此詩詠太王遷岐首立門以嚴內外也周禮五門一曰臯門四曰應門詩言太王遷岐之初則立臯門伉而高大矣又立應門則將將而壯麗矣太王於草昧之初而嚴內外之防如此蓋自古奸人盜竊宮庭瀆亂皆由內外之不嚴內外不嚴則內言得出外言得入禍亂之所由生也故古者諸侯三

門天子五門門各有禁所以嚴內外謹出入以防姦亂之萌也故太王遷岐首建二門雖以壯觀朝宁而其意實有所在也雖然此特嚴於有形者爾其所以自嚴於無形則在人主之一心不然始皇朝禁非不嚴也而圖窮匕見幾危環柱之厄是誰爲之歟明皇宮禁非不嚴也虢洗祿兒卒兆漁陽之禍果誰召之歟良由一念貪淫之肆雖曰徒嚴於外而不知已噬乎其中矣是故人主欲嚴內外之禁以杜禍亂之萌惟在致謹於一心則內嚴而外密矣其密禁而曲防者末焉者也

春秋僖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臣若水通曰季姬魯侯女鄫國名防魯地名夫婦之內外天地之大防也春秋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譏魯也女不出梱外以內爲正者也而魯侯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出遇鄫子于防可謂能女乎春秋書使鄫子來朝病鄫也男外言不入於梱以剛爲正者也而以季姬婦人使之來朝可謂能男乎夫男女內外之防決故夫婦之道喪淫辟之風興矣倡教阜俗挽回關雎之化者在於

盛世邪

○僖公三十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

臣若水通曰杞伯姬來求婦曷爲而書譏之也婦言不出梱外所以姻國之大事也而使夫人主之豈禮也哉此書之戒爲婦人之亂政也夫亂匪自天生自婦人牝雞之有晨家之所以索也杞伯姬之事可以爲永鑒矣

○禮記曲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叔嫂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内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

坐弗與同器[illegible]食

臣若水通曰植者曰楎横者曰椸枷與架同

巾以涗潔櫛以理髮者也不通問無往來問

遺也諸母[illegible]不使漱裳亦尊父之道也梱

門限也女子許嫁則繫以纓明有屬也是故

不雜不同[illegible]也者遠褻也不通不漱也者

遠嫌也亦不入內不出遠別也不入其門慎

變也不同席不同器遠同等也是故男女內

外之分嚴矣

○內則曰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

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

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
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臣若水通曰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湢浴嫌
相褻也不通寢席嫌相親也不通乞假嫌往
來也不通衣裳嫌淆雜也內言不出惡交於
外也外言不入惡交於內也不嘯不指男入
內之禮也擁蔽其面女出門之禮也夜行以
燭則男女皆然者所以明內外之辨也雖然
內外之禍每生於言之相通姑舉其尤著言
之呂后稱漢制而有諸呂之變武后稱唐制
而有敗周之亂書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詩

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自古以來女禍未有
不啓於言之相通也
○内則禮始於謹夫婦爲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
女子居内深宫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臣若水通曰閨門者萬化之原故禮始於謹
夫婦爲宫室以居之辨外内以防之男外而
女内者順陰陽之道也男不入而女不出所
以嚴别也古之明君致禁於桂掖椒房者嚴
矣至於漢以審食其監禁門軍唐以安禄山
典禁中宋以徐知常出入劉妃所亦獨何哉
○周禮天官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宫刑以治王宫

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臣若水通曰宮刑王宮中之刑也建謂明而
布告之也政者式法之謂令者告戒之謂糾
謂糾其過失禁謂禁於未然一宮之中而嚴
之如此則內政脩家齊而國可治矣
○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
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
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內而時禁稽
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
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
臣若水通曰官府次舍之衆有多寡以時比

較之慮其離次失守也爲之旅以待則籍其人使之可考也夕擊柝而比則人之在否可察也以至國有變故不可以常處也則令宿衛其比亦然至於王宮之內外在所當嚴故有以辨之而於啓閉之際以時而禁之又慮其防之未至也故考其功之見於事者糾其德之見於行者察其人之出入均其人之稟祿或有淫怠奇衺之民則斥而去之然後會其什伍而教以道藝使之相觀而善相勉而成焉夫宮闈者內外之防不可以不謹焉者也謹而教之其即所謂室家之壼者矣又何

有慚德之事哉

○天官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内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外内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

臣若水通曰閽人守門禁之官也凶器者兵喪之器也潛服幽隱之服奇服不正之服皆非先王法服也賊器者不正之器如淫巧是也怪民怪異之人帥謂引導者也闢謂除行人以避之也王有五門中門即雉門也喪服凶器不入者遠不祥也潛服賊器不入者防

不道也奇服恠民不入者禁不常也皆所以
嚴禁衛也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導者則幾
其出入所以防閑之也時啓閉循其常也出
入爲闗致其肅也夫如是則門禁嚴而內外
正家道理矣
○左傳桓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
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
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
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
乘公公薨于車
臣若水通曰南山之詩君子不屑道也聖人

著之於經蓋以床簀之言雖不踰閾然微而
著者亦自有不容掩焉公薨于車天其假手
於彭生乎

○莊公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
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
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
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
歸

臣若水通曰蔡侯姨息侯之妻止見之者無
別也弗賓者無禮也其失在蔡侯也息侯不
能禁妻之不見徒惡人之無禮至於興兵以逞

其忽吁一男女之無別遂延交兵之禍可不戒哉

○僖公二十二年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芈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臣若水通曰論者徒咎楚成之不能遂霸於天下何其責之薄也楚成壞禮之罪甚矣且

無以自立於天下況霸乎禮始於男女楚成取二甥女歸違禮無別之甚也商臣之禍自取之矣首惡者鄭文公乎而主之者則文公也男女之防可以不慎乎

○國語魯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㮚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帛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臣若水通曰公取於齊曰哀姜宗婦同宗大夫之婦也覿見也用幣言與大夫同贄宗人宗伯也夏父氏展名宗伯主男女贄幣之禮故故事也順於禮則書以爲故事逆理亦書言不可不慎也從有司言備位從有司後行也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也章明也明尊卑異物也古者男女有別各異其儀使不相瀆婦執棗栗男執玉帛禽鳥所以明別也夫禮也者天之所秩雖人君不能易也哀姜至公

使大夫宗婦覿則用幣非禮矣乃曰自我作故是豈知此禮作之於天萬世不可易之道哉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臣若水通曰康子魯當大夫季孫肥也神事祭祀也内朝在路門外朝君之公朝寢門正室之門庀治也皆非吾所敢言非婦人言語之所也夫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禮義之大閑也文伯之母其庶幾乎後世女主臨朝垂簾稱制聞敬姜之言亦可以警矣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闗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别於男女之禮矣

臣若水通曰闗闢也門寢門也閾門限也皆

者二人也悼子穆伯之父敬姜先舅也與與祭也不受敬姜不親受也祭祭畢徹俎又不與康子宴飲也繹明日又祭也宗宗臣主祭祀之禮者也不具謂宗臣不具在則敬姜不與繹也立飲曰飫坐飲曰宴言宗具則與繹繹畢而飲不盡飫禮而退皆所以遠嫌也夫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故江漢之化基於國風若文伯之母闔門而與言不踰閾不受胙不宴繹不盡飫其宫闈之軌範也乎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

賦緑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臣若水通曰室妻也家臣稱老宗人主禮樂者也緑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也守龜卜人也族姓也師亥魯樂師之賢者不過宗人則不與他姓議親親也此宗人即上宗臣也不犯不犯禮也微而昭詩以合意也合成也古者男子受室謀及宗人欲其不犯也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而饗

其宗老爲之賦綠衣之三章雖前賢正室之
道何以過此爲人君者能取法焉則能謹大
昏之禮爲天下則矣

○漢光武建武二年以宋弘爲大司空湖陽公主
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
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
令主坐屛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
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
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臣若水通曰禮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
梱況從一而終婦貞之吉光武於新寡之公

主與論朝臣以觀其意令坐屏風後以蕩其
心謂之嚴內外不可也徒論事之諧否而內
外之分不嚴禮義之閑已壞脩身正家之道
歎矣則夫風化之本何自而端哉後之君天
下者宜以爲戒云

○漢明帝永平十八年二月太子卽位年十八明
帝初崩馬氏兄弟爭欲入宮北宮衛士令楊仁
被甲持戟嚴勒門衛人莫敢輕進者諸馬乃共
譖仁於章帝言其峻刻帝知其忠愈善之

○章帝建初二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
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

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爾昔王氏
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
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
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
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
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
身率下也以爲外戚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
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
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
侍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
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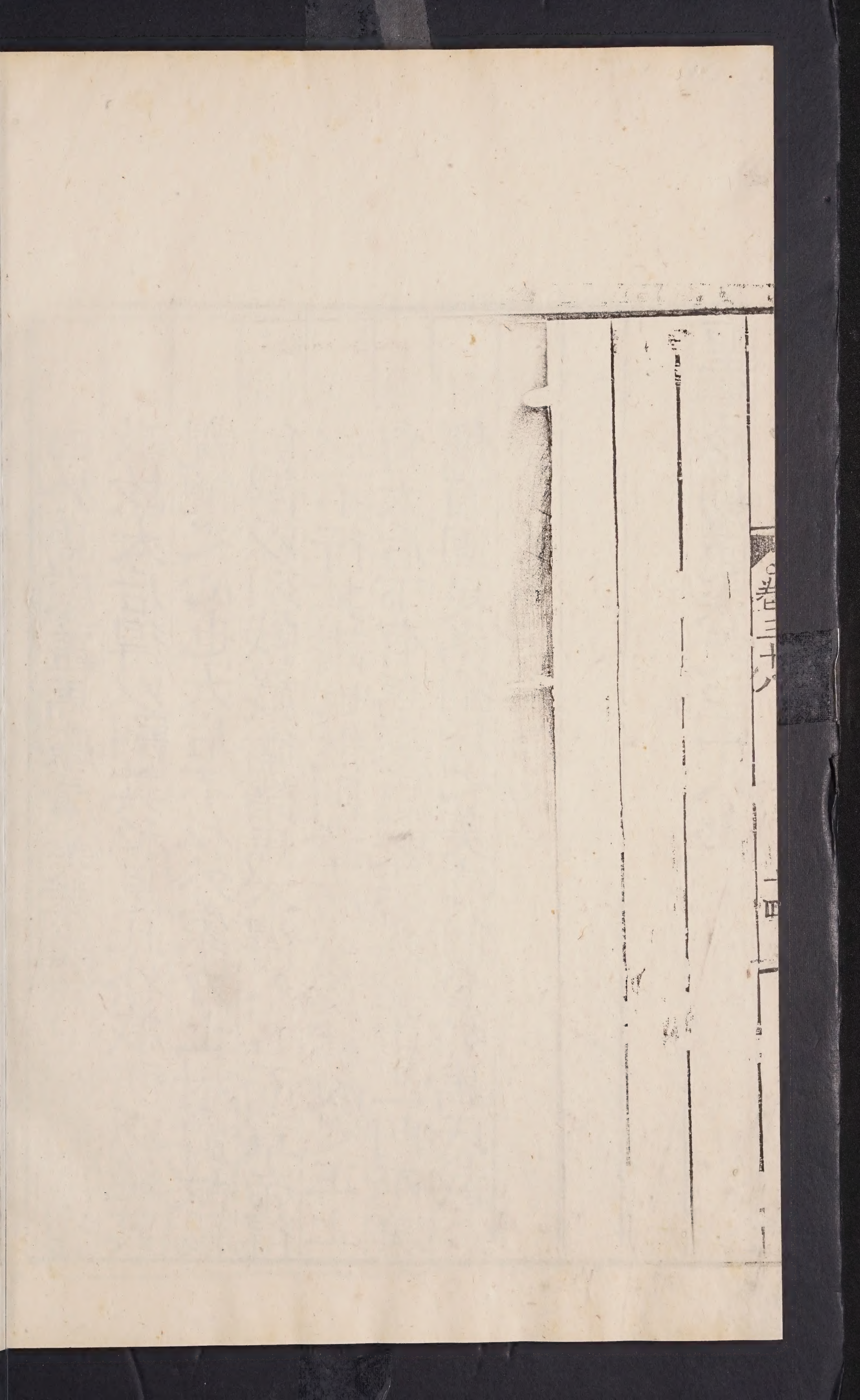
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
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
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
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柰何令臣獨不加恩三
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
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
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無軍
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
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
其根必傷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初大夫人葬
起墳微高太夫人太后母也太后以爲言兄衛尉廖等

即時裁削其外親有譏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内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濯龍宮名）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太后深納之

臣若水通曰漢章之時宮闈嚴内外之禁人知由於楊仁之固守而不知由於馬太后外戚無覬覦之私人知由太后之恭儉而不知

由於馬廖盖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故太后得以割其私恩此外戚所以絶其覬覦之心也太后不私外家力止封爵故楊仁得以列戟嚴衛諸馬不得入宮而章帝得以不行其譖也然則章帝宮庭戚畹之正上有太后下有馬廖忠孝賢德萃于一門兩漢稱首固足爲劉氏之美亦何負於馬氏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八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九

嚴內外下

○漢章帝建初四年夏四月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癸卯遂封衛尉廖爲順陽侯車騎將軍防爲潁陽侯執金吾光爲許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

臣若水通曰以戚畹而與朝憲固非國家之令典亦非外戚之福也馬氏三舅辭避不已

受封爵而辭位就第蓋由廖慮美業難終一念發之也及其饗積善履謙之祐亦何負於廖等哉要皆太后德化之所漸染而廖之盛德不可誣也豈若後世以皇戚而肆無厭之求而卒以取敗者哉

○漢章帝建初八年中郎將竇憲恃宮掖聲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爾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

○漢章帝建初八年皇后兄憲爲侍中虎賁中郎

將弟篤爲黃門侍郎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喜交
通賓客司空第五倫上疏曰願陛下中宮嚴敕
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
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嫌此臣
之所至願也

臣若水通曰前諸馬爭欲入宮章帝能遂楊
仁之嚴拒而不聽其譖今明知竇憲奪沁水
之田指鹿爲馬而不終究及諸竇又得以並
侍宮省妄通賓客而不能禁何耶豈前則明
於公義後則溺於私愛也歟然而終貽外戚
之禍實非忠愛之道也欲嚴內外者尚鑒之

哉

○漢章帝章和二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太后臨朝竇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監于有殷可不慎哉

○漢和帝永元九年閏　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甲子追尊母梁貴人爲皇太后追封梁竦爲[illegible]

愍侯封子棠爲樂平侯棠弟雍爲乘氏侯雍弟
翟爲單父侯位皆特進梁氏自此盛矣
臣若水通曰竇氏之禍起於太后之臨朝梁
氏之禍起於三侯之並封可以爲内外不嚴
之覆轍矣然和帝以幼冲能誅竇氏之惡而
不能禁梁氏之禍於未萌豈欲故害之也溺
愛不明爾
○漢殤帝延平元年八月鄧太后詔告司隷校尉
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濁亂
奉公爲民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
也今車騎將軍隲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

大姻戚不必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敕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

臣若水通曰鄧氏此詔雖有感於竇氏之敗要亦自讀書中來也然稱制終身號令自出亂內外之政長諸鄧之惡何邪太后徒號讀書而不能知內外二字雖多亦奚以為此史氏所以譏之也

○漢順帝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為皇后后父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二年三月封商子冀為襄邑侯尚書令左雄諫曰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戹之運然後平議可否六月

帝問以當時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

臣若水通曰梁氏之權至此始盛左雄李固言之而帝不悟其漸將有不可制者矣如二臣之言則國家無弑逆之禍而梁氏亦無赤族之誅豈不兩全也哉

○漢質帝本初元年冲帝立尊梁后爲皇太后臨朝冲帝尋崩復立質帝質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而進之帝苦煩而

崩冀迎蠡吾侯志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
臨朝政
臣若水通曰梁氏弑君之禍由太后臨朝踰
内外之禮執累世之權為之也且春秋之義
臣弑其君凡在宫者殺無赦梁冀弑君之賊
法所必誅而朝臣縮舌太后甘心雖賴桓帝
誅之然不能正其不赦之罪吁可嘆也哉

○漢桓帝永康元年桓帝崩無嗣竇后為皇太后
臨朝策立解瀆亭侯宏是為靈帝太后父大將
軍武謀誅宦官中常侍曹節等殺武遷太后於
南宫

○漢靈帝中平六年帝崩皇子辯即位尊何后爲皇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爲所害後董卓專政遷太后於永安宫爲所弑

臣若水通曰後漢皇后紀云主幼時艱必委成冡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漢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賢明以專其威 臣按四帝安質桓靈也六后竇鄧閻梁竇何也嗚呼既以中壼而預國政又以外家而攬朝權卒之並嬰禍敗也宜矣尚鑒茲哉

○魏文帝黃初三年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来群臣無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

臣若水通曰太后與政后族輔政二者交濟其惡而亂亂成矣其在春秋毋使婦人預國事魏文無足取者而此詔合春秋之大義保國保家之令典也豈可以人廢言哉

○梁武帝普通六年魏太后頗事裝飾數出遊幸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采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脩飾過甚何以儀刑后世太后慚而還宮召順責之曰

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邪順曰陛下不畏天
下之笑而耻臣之一言乎
臣若水通曰元順之諫可謂切直矣然不以
古人男女内外之禮正其出遊之非而徒論
其裝飾女事之末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
決者非邪宜乎不能服后之心也使知内外
之禮則防閑嚴而出幸息婦容之事在所不
必論也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
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
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

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
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
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群臣示男女之別也今帝
族方衍動費增遷祇請遂多將成褻式顧陛下
簡息游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

臣若水通曰男女有別而后家道正正天下之
事可從而理胡后以正位之尊而下幸勳舊
之室甚哉其不正也前有元順之諫而徒懟
今有崔光之諫而不悟未幾穢德彰聞彼既
自賊其子人亦共殺其身而魏之天下因亦
亂矣嗚呼其可戒哉

○隋文帝開皇十一年二月吐谷渾可汗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他國聞之必當相倣何以拒之朕情存安養各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

臣若水通曰華夷者又天下内外之大閑也故聖人之教嚴焉奉職脩貢禮之常也無故獻女非禮之誘也故責之以禮則中國尊貪其非誘則外夷慢中外之防孰大於是爲人君者不可以不謹

○唐中宗神龍元年桓彦範上表以爲易稱無攸

遂在中饋貞吉書稱牝鷄之晨惟家之索伏見
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
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
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
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爲念令皇
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
臣若水通曰易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禮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故王幸公卿大夫士以
聽陽政后与妃嬪夫人以理陰政中宗每臨
朝皇后必施帷幔預政是廢男女內外陰陽
之大閑矣此彥範所以直諫而不避也

○唐中宗神龍二年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帝大怒命斬之黄門侍郎宋璟固執不奉詔蘇珦等皆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帝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

○唐中宗景龍四年四月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爲逆亂韋后白帝杖殺之五月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帝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帝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

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帝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悦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臣若水通曰莫大之禍起於一念之不忍蓋惡之心誰則無之中宗不忍於韋后之愛三思廷秀楚客得以出入禁庭而不能制親爲點籌而不知耻及穢德彰聞又不忍私愛而殺月將之直言又不忍聽韋后而殺郎岌又不忍遂使楚客等得矯制殺欽融而不問至是徒怏怏不悦而亡身亂國之禍至矣語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惟其不忍故棄先王內外之大防一至於此極也嗚呼帝之愚惑不足

論矣仁軌獨非夫人之子歟何其無人心也

○唐穆宗長慶四年春正月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

臣若水通曰郭太后此言深明先王内外之禮懲戒累朝稱制之非眞可爲萬世母后之龜鑑矣唐稱賢后孰有過於郭太后者哉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前蜀主王衍以文思殿大

學士韓昭內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顧在珣爲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爲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譃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

臣若水通曰男女無別亂亡之道也不以爲耻而反以爲樂豈蜀主果無羞惡之心哉孟子曰樂其所以亡者蜀主之謂也嗚呼本心一失其顛倒錯亂一至於此史稱其有陳后主之風是矣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宋仁宗天聖七年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于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祕閣校理范仲淹上疏曰天子奉親于內自有家人

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

臣若水通曰禮家無二主國無二王奉親上壽者家人之禮也百官北面者朝廷之禮也家人之禮行於家內政也故人子得以伸無二主之敬朝廷之禮行於國外政也故天子得以饗無二王之尊仁宗乃欲與群臣同列上壽太后是二王矣亦豈所以尊太后乎悖經失禮莫此爲甚仲淹之言亦不見報仁宗賢君也他尚何望哉

○宋高宗建炎三年禁内侍干預朝政詔内侍不

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餽遺假貸借後禁軍士預
朝政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如違並行軍法
臣若水遹曰建炎之令可謂内外人已兼盡
者矣禁内侍不得預朝政者所以治内也禁
外官不得通内侍者所以治外也治内非病
内也使不預政則無敗事乃保全其福爾治
外非病外也使不交通則無玷行乃保全其
德爾内外不亂則朝廷自正而安富尊榮享
無疆之休故曰内外人已兼盡者也雖然高
宗此令固善矣而使奸檜專制國命殺忠良
虧元氣而宋祚日以就亡豈緘於内侍預政

之禍哉

○宋儒楊時述曾肇奏疏有曰伏見太皇太后聽政以来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未嘗出御外朝蓋外朝天子之正宁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爲天下後世法

臣若水通曰延和崇政非外朝也外朝天子南面以聽天下之所也高太后知内外之分如天地陰陽之不可易不敢以或違嗚呼賢哉

○國朝洪武十七年七月丁酉

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來往

上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絶黨與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獻不鑒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爲奸假竊威柄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發奮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嘆也夫仁者治于未亂知者見于未形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爾

臣若水通曰內外之防乃天地之大義陰陽之大分不可紊焉者也我

皇祖勅內官毋預外事諸司毋通內官雖所以絶

覘視桂黃緣振紀綱清朝廷亦所以懲前代
内外之禍而欲兩全其福禄也夫仁者圖治
於未亂智者見禍於未形非我
皇祖體仁智之至者曷足以及此惟
聖子神孫其永鑒于兹哉
○洪武十八年九月庚午
上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内長幼内外
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
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爾朕觀其要只
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

閨門之失喜對曰誠如

聖諭

臣若水通曰家人者治家之道也在易家人

彖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此我

聖祖嚴之謂乎其九五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此我

聖祖誠實愛親之謂乎是則家人之道不在易而

在

聖祖之心矣夫惟嚴以涖之愛以結之而後齊家

之道盡嚴愛皆出於心也伏惟

聖明體而行之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幸甚

○祖宗於門禁出入其法最嚴每四孟饗
太廟夜間出鑰於門隙早朝亦於御前奏知各門
監守門官及各衛官軍遇有出入者必須有牌
面方許其入迨其出也必搜檢之其入也不許
携寸鐵其出也不許帶一物

臣若水通曰此
祖宗嚴宮禁之良法也夫宮禁之嚴閫門之約束
也閫門之道治化之根本也是故古先哲王
罔不於斯而致謹焉致謹於斯猶或有穢德
亂正者況不嚴於斯乎此我

祖宗宮禁立法之至意也然欲嚴於此者必嚴於
心心苟放肆無嚴禁之不弛矣可不戒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九終

